

玉珠歌



Baozhu Guihua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宝珠诡话 / 水心沙著.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7-80742-658-5

I. 宝… II. 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15274号

策划人: 麋鹿

责任编辑: 张国功

特约编辑: 甘泉/阳丹彦/蒋瑛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6

电 话 0791—6894736 (发行热线) 0791—6894723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 名 宝珠诡话 Baozhu Guihua

作 者 水心沙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健峰彩印实业有限公司

厂 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458号12楼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50千

版 次 2009年8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8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6.80元

书 号 ISBN 978-7-80742-658-5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章



大圣



姐姐，救救我，妈妈把我浸在油里面！

不，你不能那么做！

你会让我儿子永世不得超生！

到底谁在说谎，

是妈妈还是儿子？

是神还是佛？

灰姑娘



我要制造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她将拥有最美丽的容颜、最完美的身材！

可是，

我还缺一双完美无瑕的脚，

你愿意把它借给我么？

还魂香



这个世界有后悔药么？

没有。

那有让人起死回生的法术么？

有！

记住，拿你最最重要的东西来换取！

点燃一支还魂香，它可以让你梦想成真。

宝珠的自白——我和那只狐狸



翡翠小人



一栋阴森无边的大宅，

十二只奇异诡秘的翡翠娃娃，

每当夜深人静，杀人事件不断上演。

原来这一切的真相是……

娃娃摇啊摇啊什么也看不见，

你拍一下我拍一下，

最慢的一个娃娃在后面……

玉珠言話



YZLI0890125106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序 章



能看到一些正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算是一种运气么？

那些东西大抵只存在于传说里。

这样的话，也许很多人会说，那当然是运气。那么稀罕的东西都能见到，怎么会不是运气呢？

但是，如果那些东西，是会令你害怕，甚至伤害到你的呢？

我就能见到那种东西。

那种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之外、传说之中的东西。

但如果当真说出来，通常不会有人相信。人总是对未曾亲眼所见或未被事实见证的东西，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但你若因此去认真同他们谈起，几乎无一例外，得到的只会是充满同情的目光与敷衍的笑而已。因此，只有在网上被当做八卦对别人提起时，我才能无所顾忌地去说说它们，说说它们的世界，说说它们的特点，以及因为我能看得见它们，于是就不可避免地同它们纠葛在一起的那些事情。

因为我有双阴阳眼。

也就是通常在灵异电影或者小说里，常被用来作为最佳道具的那种眼睛。但相信我，它们并没有电影、小说描述的那么夸张。

很多人在网上听我提起的那些所见所闻——我把它称之为我的故事，他们会抱怨情节太简单；同时也会觉得，故事里被我私下用来作为我的替代者的那个女主角，太过无能。大抵在他们的想象中，那些不能被他们所见的东西，应该是很显见的惊悚；而作为拥有阴阳眼的主角，理所当然应该见多识广、大胆和勇敢。

看，这就是真实和传说的鸿沟。

但我不想认真去替自己辩解。其实大多时候，特别是在我还小时，是很难分清徘徊在我周围的那些人影，到底哪些是我可以接触的，哪些是我必须避开的。他们看起来没太大差异，甚至有时，还会同身边的亲人搞混。而等到了分辨得清的年龄，我却发觉那些东西对我的影响已经根深蒂固。我想要躲开它们，它们却总在我左右，就像我家隔壁那个已经找自己的头找了很

多年的男人阿丁；就像那些每天清早，在顾客都还没上门的时候，静静坐在我家店外的窗台下吸着厨房油烟味道的身影……

它们对我微笑，朝我招手，有时候看起来是那样的无害。而我，就像自小到大行走一条线上，稍不小心，就会被那些伸向我的手拉了去，跌下那条线，进入到一个再也不能回来的世界。对此，除了小心避开，我完全没有对抗的能力。

因此姥姥活着时常说，宝珠，你的命是捡来的，是姥姥从一个又一个讨债鬼那里捡来的。所以你要乖乖的，不要总是粗心。你这样粗心，等到姥姥有一天要走的时候，又怎么能走得安心？

后来姥姥走了，把我一个人丢在这个很难分辨阴和阳的世界。

可是她似乎并没有走得不安心，因为我始终没再见她回来过，以我这双眼睛能看见的那种形态。

狐狸说：“很简单呐，那肯定是因为她觉得赚到了。”

我问他：“赚到什么了？”

他看看天，自言自语道：“赚到了一个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被剥削阶级，老板大人。”

关于这个男人——男狐，我曾经很多次在我的故事里提起过。

据他自己所说，他是一只只有五百年道行的狐狸精。

同时，他也是我的雇员，在姥姥留给我的点心店里替我打工，因为我在他差点饿死的时候救了他一条小命。说到这个，也许有人会不信。五百年道行的狐狸精怎么可能饿死？随便动动指头，什么吃的弄不来、搞不定？可偏偏有这样无能的一只狐狸精，除了会做点心和顾影自怜之外几乎一无是处的狐狸精，被我遇到了。不止一次，我在网上提到他的时候，我这么跟人抱怨。但奇就奇在，无论我怎样揭露他的种种丑态、种种劣根性，在那些听我故事的人眼里，他却总是受害者，一个在我这个又笨又能招神惹鬼的女人手底下，最最可怜无辜的受害者……

这是什么道理？

但后来我明白，其实我一直对狐狸心存怨念，是不对的。因为那时候我还没遇到一个真正让我生活陷入无法控制的窘境的人。

相比那个人，狐狸是天使。虽然他臭美而嚣张，有时候还要贬低我审美的品位。好歹，有他在我的店里，生意虽算不上蒸蒸日上，但再不济也不至于关门。

可自从那男人出现的那天起，我的生活就全乱了。

那男人叫铎。

你可以称他是一个很帅的男人，也可以称他是一个很要命的男人。

在遇到我之前，他被困在一条叫做“锁麒麟”的手链里，因为他是一只受了几千年天谴的麒麟。

都说麒麟是祥瑞，但是能被老天责罚几千年，可想而知，他是怎样一副德行。

第一次见面他就要杀了我，不为别的，就因为我不是他要等的那个人——他的神主大人。

真是要命。

释放他出来是我的错么？我不是他等的那个人，难道也是我的错么？天底下怎么会有那么不讲道理的人，偏偏还被我遇到了？

所幸最终他放过了我，我想那是因为我对于生的执著困扰到他了。但狐狸却说，不管怎样，那是因为锁麒麟在我手里，于是他就是我的人了。杀性再大的麒麟也没办法对自己的主人下手，这是他的命。

真是这样吗？我有点怀疑。

因此每每铎在我身边时，我总是提心吊胆的，这就跟将一只号称是驯服了的猎豹放在你身边没什么区别。从此我的生活变得战战兢兢起来，而你们所要看的真正的阴阳界的故事，也就是从他出现后开始的。

人说麒麟是祥瑞。

下次有人这么说的时侯，左耳进右耳出就好了。

事实和传说总是有距离的。记好了，这是一个来自“过来人”的说法。

好了，现在我们开始讲故事。

如果你不小心来到一家叫做“狸宝专卖”的点心店，一定要进去坐坐。里面有个形象和名字都很狐狸精的侍应生，还有个得了空会给你们讲点神神道道的小故事的女老板。

但如果哪天你在店里看到个白发、紫眼睛的帅哥很安静地坐在角落里，千万别去招惹他。有时候他会下楼听老板讲故事；有时候他只是单纯出来觅食。

他的名字叫铎。

你好，欢迎来到“狸宝专卖”，我是老板，我叫宝珠。

大圣

姐姐，救救我，妈妈把我浸在油里面！
不，你不该那么做！
你会让我儿子永世不得超生！
到底谁在说谎，
是妈妈还是儿子？
是神还是佛？



第一章

“离开他——那只妖狐，离他越远越好。”

“还对他存着希望？”

“这男人只会让你绝望。”

今年春节，狐狸走了，在留给我很多记忆和无法想通的疑惑之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铎说，离开那只妖狐，离他越远越好。

可是已经远离的身影，我又如何能够继续远离！

看着铎带着些许快意的表情，我总有种说不出的心情。两只奇怪的妖怪，明明互相看不顺眼对方，却要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狐狸说那都是因为这有个小白，铎听到这句话很乖地没有表情。

小白，是狐狸给我取的外号。

算命的说我命犯孤星。

上次老家之行，去之前，我以为自己在世界上还有那么一些亲人，虽然他们离我很远，虽然他们的长相我都已经记不太清了，但只要知道这些人的存在，至少我还不曾完全孤独。

而回去后，那些人一个个都没有了……他们曾经遥远地存在于我的世界之外，却在离开我那么久之后把我带了回去，亲眼见证他们死亡前的一切。

最终，连狐狸也走了，走之前什么也没说，甚至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

么会在回来的火车上很突然地吻我。正如我无法知道，为什么狐狸明知我老家发生了什么，却还是听凭我回到那里去面对那一切。而在他走后的第三天，覆盖了华东六省的那场大雪停了。整个世界白晃晃的，晃得让出门的人睁不开眼睛。

我想起他曾说过，在很多很多年以前，他也是有故乡的，他的故乡是一片终年被白雪笼罩着的地方。

什么样的地方会被白雪终年包围？

那必然是个干净到无比美丽的地方。

狐狸离开后的第十一天，我开始想办法去忘记这个美丽却令人费解的男人。

也就在那个时候，我见到了这么一个人，从某种角度来说，她和我有点相似。

他们都管她叫徐仙姑。

徐仙姑，本名徐招弟，原是纺织厂里的一名普通女工。

三十多年前，和徐仙姑相依为命的儿子病了，据说是一种很难医治的病，找遍各大医院却始终不见起色。绝望的她从此开始吃素念经，并且把儿子从医院接回了家，让他也天天吃素念经。她深信，医生治不好的，菩萨一定可以，因为佛法无边，只要她心诚。

后来她儿子还是死了，是在病床上拖了很久之后，突然在某一天夜里静静死去的。

出人意料的是，徐招弟对此表现得并不伤心。她逢人就说，她儿子得救了，得到了解脱，所以她坚持不肯把儿子火化，而是一直把他安置在家里。

怪就怪在没有经过防腐处理，徐仙姑儿子的尸体放在家里几个月，始终没有出现腐败的迹象。这就加深了人们对徐仙姑的说的信仰，于是集资给她儿子塑了金身，供奉在她家里。而那之后不多久，徐仙姑突然就开了天眼，说是菩萨点化了她。

徐仙姑的事情是邻居张家阿婆告诉我的。

大约有六七年了，张家阿婆一直饱受着很严重的风湿的折磨。在我带着狐狸和镲回老家时，她已经卧床不起了，因为两条腿肿得像两个发酵了的面团。

可我回来之后，发现她竟然下了床，并且可以和周围的老姐妹大清早去公园晨练。这不禁让我好奇，到底是哪个医术高明的医生，可以在不过十来天的时间里让一个几年来一直被很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困扰的人，那么迅速地恢复了两条腿的行动力？

后来在张家阿婆到我店里买点心时，我才从她本人嘴里得知，她之所以那么快就恢复了，是因为她拜大仙去了，拜的是位名叫徐仙姑的大仙。

张家阿婆身上出现的奇迹，让我不得不对这位徐仙姑产生了一点好奇心，因为张家阿婆是我的邻居。这就意味着以前只是听说的传言，现在变成了现实。

而之后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对她更加好奇了起来。

第二章

我们小区36弄住着户江姓人家，家里有个独生儿子，从小就有痴呆病。从我记事时开始，他就整天在周围的街道和弄堂里走来走去，一边乐呵呵地笑，一边自言自语。

大概是过年前，小江在某个早晨离开家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虽然是个痴傻，但总是父母的心头肉，几天没回去把老两口儿急坏了。可怜两个老人几乎是一夜间全白了头，每天一睡醒头一件事就是拿了儿子的照片出去找，守在儿子常去的那几个地方挨家挨户地问。

真是让人看得难受。

于是有一天，张家阿婆把徐仙姑请来了。

她来的那天很多人去看，因为张家阿婆风湿病被治好的事，让不少人都对她非常好奇，包括我。

不过下了车后第一眼，让人看着是有点失望的。因为来者完全和神仙之类的联系不到一起。那是个外表相当普通的女人，头发花白，衣着朴素，但很显年轻。听说她已经六十多岁了，但撇开衣着和头发，她那张脸看起来最多四十出头，皮肤几乎没有皱纹，眼神也还是清澈的。

她看起来似乎很怕冷，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但还是一直把头缩在高高的领子里，只露出一双眼睛，看起来有点冷漠。

从下车到进江家的门，无论周围人跟她打招呼也好说话也好，她始终一声不吭。只在坐下之后说了一句话，向江家两口子要他们儿子平时穿的衣服和鞋子。

东西送到后，她把它们丢进火盆里烧，直到烧成灰烬。她把那盆灰端到门口。就在我们都在猜测她要做什么的时候，她很突然地当空一撒，撒得到处都是灰。

而在我们纷纷后退着躲开那些烟灰的时候，她低下头，喃喃地好像在对那些灰说着什么，表情很认真，一边说一边点头。继而朝边上张家阿婆伸出一只手，而张家阿婆好像早有准备似的很快从衣袋里掏出一把糖，塞到仙姑手里。

徐仙姑接过那把糖，就朝前走，一路走，一路把糖丢到地上。大家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只是一路跟着，一直跟到马路口。糖丢完了，她停了下来，对跟在身边的江爸爸道：“很冷啊，小囡在水里作孽，很冷啊。”

表情依旧是冷冷的，然后她又道：“去新枫桥北桥洞看看，那里在修建吧，修建……”

当天晚上，小江被找到了，但并不是好消息。

他是在新枫桥北桥洞下被发现的。那里最近在修建，很多不安全的地方都被标了警示，可是对于一个智商不到三岁儿童水平的智障者来

说，警示形同虚设。

他被泡在两米深的一个坑洞里，不是被淹死，而是摔下来时受了重伤，失血过多而死，身上还压着一堆碎石料。如果不是有心去找，估计没个把月，还不一定会被人发现。

说起来，新枫桥离我们小区有六七站路，挺远的。警察在这些天里找遍了附近小江可能去的地方，但谁也没想到他会跑到那里去，他从来都没离开自己的家这么远过。

可是徐仙姑又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呢？她既没有算卦，也没有扶乩，只是烧掉了一些小江平时穿的衣服和鞋子，就极其准确地说出了小江尸体的所在地点。仿佛当时、当地，她是亲眼看着他掉下去似的……

带着这么一种疑问，我第一次拜访了徐仙姑的家。

徐仙姑的家位于城西“碧海金沙”的别墅区。“碧海金沙”是有名的豪宅区，很多有钱人都住在那里。我忘了谁说过这么一句话：越是富有的人，精神上对宗教的依赖感越是强烈。没进徐仙姑家的门，我就闻到一股寺庙里的味道，因为徐仙姑家正门的前客堂是敞开式的，修了佛像，摆了香炉，从早到晚都有人在那里烧香，如同一座寺院。而她家本身也修得像个寺庙似的，华丽而庄严。据说，修造的经费都来自她的那些虔诚的信徒。

在这里，到处可以看到她的徒弟以及曾经受过她指点的善男信女们。

张家阿婆说，这些人里穷的富的都有，徐仙姑是好人，不以贫富来分贵贱，只要有缘，她都会招待。因此，受过她帮助的那些人，经常会来这里拜拜她，希望多沾点她的气，生病时减轻痛苦，死亡时感觉不到痛苦；死了以后还可以登上极乐世界，不再受六道轮回之苦。

她还说，徐仙姑的儿子是大圣。

徐仙姑那个病逝的儿子什么时候成为了大圣？这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徐仙姑的儿子当初得的是一种叫做石头症的病。

这种病并不会马上致死，但相当顽固。早期症状是从脚趾开始疼痛，并且失去行动能力，然后渐渐地遍布全身，直到整个身体都不能动。

一直到今天这种病依旧没有找到治疗的方法，听说是一种神经性病毒感染。病毒不会传染，是从母体里带出来的，往往到了一定的年纪就突然发作，让人生不如死。也就是说，徐仙姑的儿子从发病到死亡，经历了一段相当久而痛苦的时光，不能动，而且全身都会疼痛。听说最后一年，他全是在轮椅上度过的，疼痛让他无法入睡，他只能靠轮椅的滚动来转移自己对疼痛的注意力。

就是这么样一个孩子，怎么会是什么大圣呢？他连自己都解救不了，怎么去度别人？

“你不要不相信，这是真的。”见我眼里流露出怀疑，张家阿婆对我道：“肉身受苦那叫业报，佛以此来抵过人的罪孽，所以才叫慈悲为怀。他活着的时候之所以会受这样常人所受不了的苦，正因为他慈悲啊……”

这说法听起来似乎也有点道理，同佛母舍身饲虎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也因此更让人好奇，这样一对母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会背负那么多神奇的传闻。

门口的香炉换上第四次香的时候，一个长得白白净净的中年女子从里屋走了出来，示意我进去。

通常，要得到徐仙姑的接见，是很难的。因为她有半仙似的本事，令她在这圈子里相当有名，找她的人总是络绎不绝，而她收费也是很高的，听说许多明星要员逢年过节送个礼，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那叫供奉、香火钱。给多给少，没有一个硬性规定，全看你自己想给多少，所以，你不能说徐仙姑是靠这个来赚钱的，因为那些都是自己找上门来的人的意愿。

也有些是免费，比如江家老两口找儿子的事情，还有我。

我这次能来见徐仙姑，是张家阿婆好心给安排的。

张家阿婆真的很热心，听说我对徐仙姑很好奇，所以一直想带我来看看。可巧每年二月末，徐仙姑会亲自开坛说法，那时候信众可以带一个亲眷或友人参加，以发展新成员。于是，她就带了我的生辰八字上这里讨名额来了。

而我也真的没想到，我这样诡异的生辰八字，居然能通过。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又适逢五星连珠，这样的八字，以前姥姥拿去给那些据说是比较灵验的算命先生测的时候，他们都是直接拒绝的。本以为这次也是这样，没想到张家阿婆回来后就很兴奋地告诉我，徐仙姑同意见我。

第三章

从门厅到徐仙姑接待来访者的那个房间，要穿过一条小小的走廊。走廊很窄，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过，头顶挂着两排长明灯，里面不知道烧的什么油，香得让人有点呼吸不畅。从中间穿过去的时候，感觉不大舒服，因为太窄的空间会让人有种压迫感。

过了走廊，前面开阔了很多，是个独立的房间，门关着，门上挂着很大一幅木雕的图腾，看上去好像是个人像，非常抽象的人像。人像边刻着不少蝌蚪似的文字，在我仔细看着那些字的时候，门开了，里面出来个男人，手里捧着张纸条在看着，脸色很难看，甚至撞到我。他似乎毫无知觉，只顾低着头匆匆走了出去。

门内也有着走廊里那种香得让人呼吸不畅的味道，它随着门的敞开扑面而来，因为房间小而密闭，所以浓烈得令人不舒服。以至于在门外站了好一会儿，我才朝里走了进去。

徐仙姑就在这个小房间的正中央。

她盘腿坐在一个黄色的蒲团上，屋里被暖气蒸得很热，可她还是裹在一件很厚的棉袄里。见我进来，她眼神似乎闪了闪，紧跟着朝我后面看了看。在我疑惑着她在看什么而循着她的目光也朝身后看去的时候，听见她道：“你就是宝珠么？坐。”

我看了看四周，没有凳子，迟疑了一下，在她面前的地板上坐了下来。

“我看过你的生辰八字，很特别。”她收了收自己的领口，仿佛是被刚才我带进来的那股空气给冻到了，“今天好像特别冷……”

她说话声很小，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留意到她身后有个七八岁的男孩子，坐在地板上，跟她一样盘着腿。她说话的时候他一直低垂着头，直到她沉默才抬起头，迅速地朝我这里扫视了一眼。

忽然发觉他长得有点怪。头很大，四肢细细的，让人觉得有点无力。他两只细小的手托着下巴，俨然是个小大人。

“最近家里是有人出远门了么？”这时听见徐仙姑问我。我愣了愣，然后点了下头。

“很奇怪，那人不像是人，”边说边把脸凑近了些，她仔细看了看我，“是么？”

我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点。

她身上的香味比屋子里充斥着的那股味道更浓，浓得让人想咳嗽。

后面那个小孩子因此笑了起来，两只眼睛笑得弯弯的，月牙似的，很可爱的样子。于是，我忍不住问了声：“这是你徒弟么，仙姑？”

她一愣，继而迅速朝后面看了两眼，问道：“你说谁？”

我呆了呆，眼见那小孩子笑嘻嘻地把手往地上一撑，转眼爬到墙边消失了。我顿时明白自己看到了什么，于是赶紧摇了摇头：“……没什么。”

她因此沉默了好一会儿，似乎我的回答，并没能成功地敷衍她。片